

大德高僧的中华禅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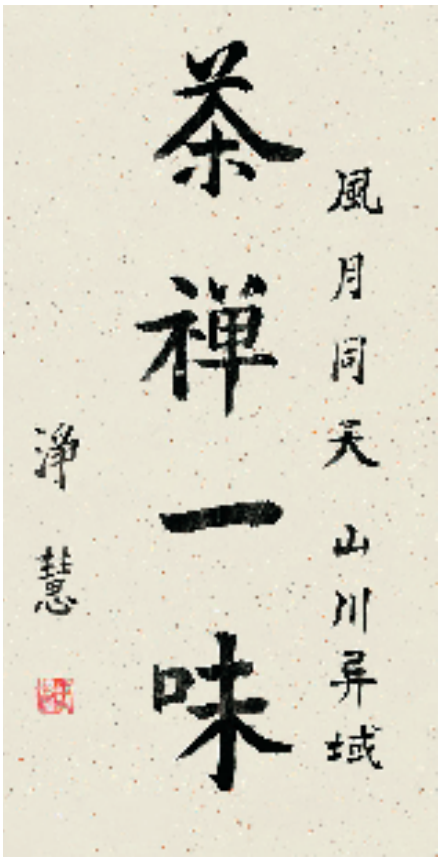
►净慧长老

(1933-2013,曾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、生活禅导师)
当代高僧当中,最难看到墨迹的是净慧长老了。
因为长老太忙,愿景太宏大,面对的担当太多太多,所以,他在世时常常以“不会写字”为由婉拒各方题字、求字的要求。

长老是当代高僧中屈指可数的学问僧,精严的一生中,长老对审美有着极高的感通和要求,生活禅系统中建设的寺庙,总设计师是他。中正、堂皇、磊落又温暖,是这一脉建筑的写实。禅茶文化也是在净老的直接推动下才有今天的局面。“正、清、和、雅”是净老提出的当代禅茶文化的核心文化精神,一曲《赵州禅茶颂》打开了多少人的心扉。

无心落墨,却自成林。净老的书法是禅者的书法,随心所欲,绝不造作,却又以严谨的面目展现,谨严和自由本来是一对矛盾,却在净老的书写中达到了高度的统一。那股清正和雅的力量,那么宏大和摄心。净老字中的净和静,不是枯寂之空,而是枯木岩前放春花之前的那份沉静。

►净慧 茶禅一味



►本乐长老

(1918-至今,百寿高僧,湖北省佛教协会名誉会长)
禅墨诸老群体中有十位百岁高僧,千岁相会吉祥无限,称为“千岁会”。

本乐长老是“千岁会”中唯一目前还在世的百岁师,与禅门泰斗本焕长老同门,现年106岁,曾亲侍太虚大师,本乐禅墨的成就也是在百岁后突显的,百岁前的字迹中正规矩,是一般修行人的朴实字迹,并无特色。

长寿给了本老登峰造极的机会,百岁后的书迹温润如莲又中正堂皇,守一不移的境界却一年一变,不动声色中饱满如海、正气轩昂,丝毫没有衰态。守正不阿却如天际云涌,通会之际万山花开。

本老字的特点是平正,平正中生气鲜活,微观中有开张天岸马的气势,骨力通透却又和气一团,这样的矛盾能在字里平衡,太难了,本老却做到了。

►本乐 捧起留下



►圆霖的禅画

(1916-2008,兜率寺长老)
狮子岭兜率寺的圆霖大师,以一支画笔,翻卷起翰墨巨澜。他的笔下,波澜壮阔,挥毫纵横之间,弥漫着正大磊落的气象。

圆霖的绘画,最宝贵的是“民族性”三个字。他的笔墨语言,是中国的,牢牢把握了绘画的正脉,牢牢把握中国艺术的

民族性这个核心高度。近百年的美术教育,基本上沿用着西画改造中国画的方法,后令中国画的前途越来越迷茫。而圆霖法师笔下的万象,正是创造性地使用中国绘画的纯正语汇,传递着“真、善、美”,传递着人间春色,传递着洪钟大吕般的中华正音。他的绘画实践使“思接千载又化古为今”成为可能。

“大写”是圆老绘画的灵魂所在,也是中国艺术应该有的宝贵的品质,那是人心的舒展,是对解脱和自由的向往。这一切,有着长期纯正笔墨功夫,长期修行,打开“光明藏”之后的圆老,用他的画笔演绎得淋漓尽致,无遮无掩。

圆师笔下的达摩大师,用笔恣肆雄浑,大气凛然。铁板铜琶明夜月,更何人唱大江东的气概,圆师每每以绘画达摩大师的扛起,来呼唤人们的担当。



圆霖 灵山法会

▼法宗长老

(1917-2020,百寿高僧)
“渡香海、赴南天、踏破芒鞋因报本,寿期颐、扶杖、奉持法乳返栖霞。”
这幅对联写明了法宗长老一生行迹。
栖霞寺东堂的颐养岁月,平静安详、和风一堂。

百岁后的法宗长老,很少写字,可能是修道人觉得,“无用”便不为。

一次偶然中,我看到了长老的一幅题字,字不大,却高古简淡又骨力洞达,迥异于世间寻常笔墨,想起古人说的上等书迹:“如锥画沙、屋漏痕”不就是这样吗?

于是,觉得很惊奇,惊奇一个疏于笔墨的百岁老和尚笔下怎么会出现这般境象? 颤颤巍巍之间的点画,怎么会那样地撼人心、摄魂魄……

长老的字是透明的,尘根脱尽之后,字间弥漫着高贵和宝气。笔拙拙的、线沙沙的,绵厚、饱满,本地风光、本来面目观面相呈。

这古丽多姿的字迹,如天边的晚霞,弥散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动人,敲打着观者的内心。

▼乘清长老

(1915-2022,百寿高僧)
乘清长老一百多岁了,在这个一百多岁的老人身上,找不到的是暮气,活泼自在中却有藏在最里面的倔强,从字里看得出。百年人生一笑过,挥毫时的自在、从容,笔下却时时有风雨雷电、龙象虎形。那是掩不住的。

越近晚年的书迹,线条极其苍老,高古空灵,看着字迹,如同听见毛笔在纸面上一段一段摩擦的声音,墨和纸,只剩下黑和白的较量。

乘清长老书作的空间感很特别,大开大合处往往会造成特殊的空白,见到的每张字似乎都有这个特点,这个空白便是字的眼睛。

长老的字如天花烂漫,无始无终,全不顾什么“千古不易”的笔法,信手提笔写来,管他什么。

禅即是生活,生活即是禅。

乘清长老书法的意义其实更在于通过毛笔,自由之境的随机展现,无拘无束,一任天然,迥异了壁垒森严的“书法家”们,没有规轨,没有程式,没有方法,没有什么,写字是他生活的一部分,也没有什么好与不好,生活就是这样的,写字就是这位老人生活的当下。自由自在,没有书法,只是在写字,只是在写字?



法宗 百福大愿对联 乘清 福

后记

这些长老们一生以修行为本分,以大众安心为事业,本来无心写字。可是,他们落笔成珍,写的不是字,是他们来时的路。

长老们的禅墨是诗,是禅,是东山月,是无弦琴。他们无意中的挥毫,成了当代禅墨的高标,成了汇通大道的印记,没有“笔成冢”,也没有“墨成池”。

但是,这些无意中的书作,让我们感受到了“大朴”和“内美”的真模样,还有的是彼此真心对视后的欢颜。

(陆一飞)